



何冀平

在現場觀禮和看電視轉播真是不同，完全兩回事。我坐的位置距離長安街不到2米，兵車、軍列、先進武器、各軍種兵種，就在眼前行進而過，當坦克經過，硝煙撲面而來，真是震撼；一張張英挺年輕的軍人面孔，深深打動人心，感動莫名。三軍儀仗隊是中國軍人的象徵，每一個隊員都經過嚴格層層選拔，中國幾十萬作戰部隊，身高要在1.80米以上，五官端正，身體要好，萬裡挑一。怪不得我見到的，個個英俊挺拔威武，就像文章中說「靚哥兒都被軍隊召走了」；民眾的遊行是自由開放，熱情奔放，年輕人就近在眼前，人人從心底煥發出的笑容，一張張年輕放光的臉孔，朝着我們又叫又跳，舞動手中花束紅綢，又讓我們激動不已。

閱兵遊行結束後，我們徒步返回北京飯店，寬闊的長安街上全是人，遊行隊伍也徒步返回到他們的集中地，再上車離開。儀式感之後，是一片融洽和諧。和我們並排同行的，是身着各色彩衣的年輕人，歡聲笑語。軍人則站或坐在馬路邊上，全副披掛。我們這些難得看到軍人的香港人，又禁不住紛紛擁上去合影，軍人們很大方，他們的長官也不阻攔，我們就緊靠在軍人身邊，男士還找英姿的女兵們合影。人們看到我們領隊舉着港澳觀禮團的牌子，知道我們的身份，個個豎起大拇指，大叫「香港加油」！一



■與偶遇的大學生合影。 作者提供

十月一日在北京(二)

個年輕的軍士直朝我走過來，把手裡的一束花送給我，雖是遊行用的七彩紙花，卻香濃無比，我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。

就要走進酒店了，一個個子高高的英俊年輕人，走到我身邊，有點羞怯地說：「您是不是何冀平老師？」我楞了一下，完全不認識。他卻認出了我，見我迷茫，有點激動地自我介紹，他是傳媒大學表演系的大學生，剛在中秋日看過《德齡與慈禧》，又在排演《天下第一樓》，想不到今天在這裡遇到我，他直說真是最好的禮物。我和他說着話，又湧上來一群年輕人，大叫着《天下第一樓》！我和他們一起拍下照片，為了不幸負年輕人的一片真誠，我留下男孩的電話。離開時他說，我要上台演您的劇本！我說，好好學習，我等着你！後來把合影傳給他，知道他的名字叫賀程。

懷抱着花，回想着剛剛的一幕一幕，滿心歡喜激動回到酒店。人靜下來，不由想起香港，年輕人與香港警察之間的對立、火拚、撕裂、疲於奔命，我的心沉下去，沉下去……



■與偶遇的大學生合影。 作者提供



鄧達智

稱我為Joni Mitchell（鍾妮美曹）頭號粉絲之一，不為過。

1967年原創作品《Both Sides Now》讓當年在歌唱界名氣較響Judy Collins先灌錄，至1969年才灌錄到自己的大碟《Clouds》，至此才華漸次排眾而出，才廿多歲，自作、自彈、自唱，不單止，幾乎所有唱片封面為其自畫像，多倫多安大略省美術學院過來人，藝術方面的本事絕不簡單。

年前卜戴倫（Bob Dylan）憑作品詞作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不少人認為同期的Joni所寫歌詞水平更高、更應獲得該殊榮。

最先讓我認識Joni的作品是灌錄在1970年大碟《Ladies of the Canyon》裡面的〈The Circle Game〉，知道這首歌其實於初中時期，透過1971年讓少女陳美齡紅遍香江首張同名Single細碟《Circle Game》而來，陳以英文名字Agnes Chan讓我們認識，也乘勢打入日本市場，紅極一時。

Joni 1943年生於中部愛爾伯達省McLeod鎮，高中轉校到加拿大東部安大略省，原名Roberta Joan（Joni）Anderson（從她一頭亮麗金髮以及湛藍眼睛，另加姓氏Anderson，幾乎可以審斷其祖先為丹麥或北歐裔）。唱過〈The Circle Game〉以百次計，引起我對Joni的興趣，對《Both Sides Now》折服，關注往後作品

Joni 75

欣賞不已。當同期的Judy Collins、Joan Baez甚至粉絲無數的Carole King隨時間漸次退出，Joni創意無限，不斷創作至2000年。

同年Joni尋回在年輕時期作為單親媽媽無法撫養，而送到多倫多的社會福利機構待尋養父母的女兒。猶幸女兒被美國西岸中產家庭收養，獲良好教育成長。她與女兒團圓時始發現自己已成為祖母，同年她推出以《Both Sides Now》為名的專輯，改變一貫風格，以爵士樂形式演繹自己及其他樂壇巨匠的金曲，被譽為現代音樂史上至值得收藏的唱片之一。

2010年以來，Joni Mitchell受Morgellons Syndrome病痛折磨，一度宣佈退出樂壇。2018年11月9日，群星匯聚洛杉磯Palms Playhouses迎來各方樂壇巨星，為其慶祝75歲壽辰；老拍檔、一代巨星James Taylor攙扶左右之外，還有長大成人的孫子亦在身旁，想必是Joni 75歲生日的最佳禮物。



■Joni Mitchell 75歲壽辰請 作者提供

廁紙出場

其實我們生活當中，有很多必需品，而這些必需品是怎樣生產出來的，我自己十分有興趣知道。

就好像我們每天可能會用到的「白紙」，我只是知道紙張是由我國發明出來，但時至今日，科技發達，紙張又是怎樣製造出來？我曾經在網上尋找有關資訊及影片，但都不成功。直至最近看到一個電視節目，給我看到了在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其中一個產品，就是「廁紙」。其實製造廁紙的過程也頗為複雜，從這個電視節目中便了解更多。

原來製造廁紙的原材料是回收回來的廢紙，要經過殺菌及放在水裡煮三小時，就好像我們煮麵一樣，才可以進行另一個階段的製造。我對於「廁紙」及「紙巾」的要求也特別高，因為始終要接觸身體某些部分，所以會信賴一些有質素的品牌。在十多年前，我便開始用來自日本製造的衛生紙。而我看到這個電視節目，就是介紹日本的「廁紙」的製作過程。當我們要選購這些產品的時候，原來有三個重點需要知道，包括：顏色、重量及厚薄。就好像顏色，因為廁紙的材料來源是回收廢紙，所以一般都會有顏色，但我們通常用的都是已經過漂白過程製作出來的，所以才是白色。

當然我也覺得，說到衛生紙，白色是給人純潔乾淨的感覺。但最近知道了這個選購衛生紙的信息之後，我便開始選用某個品牌推出的啡色衛生紙，原來這種沒有經過漂染的衛生紙才是最原本製作出來的，特別對於容易敏感的人來說，這是最好的選擇。雖然價格比一般白色的衛生紙昂貴大概三成，但對於是一個人居住的我來說，其實買一大包回來，大概也可以用上半年時間，價格還可以接受。

這個電視節目，還有一些有趣的資料。近年有很多人也喜歡選購一些有香味的衛生紙，但你知不知道這些香味是從何來的？相信一般人及我最初也會覺得，香味是從衛生紙散發出來，所以在製作的過程當中，應該把一些香味放進紙張內，原來是錯的。真正令到衛生紙有香味的原因，就是出自衛生紙中的卷筒，在製作過程的時候，先把卷筒浸入有香味的材料，然後把廁紙卷進去，香味自然就會散發及讓廁紙吸收，所以才會散發出一些香味，當然我說的是廁紙。而帶出戶外用的紙巾便另作別論。

廁紙除了有香味的特別之外，製作廁紙成為單層或雙層也有學問。原來製作單層的廁紙用上的功夫更加多，因為在捲裝的時候會較困難。而最初廁紙的產生也是單層，到一九六四年才開始有雙層廁紙出現。所以有時候有空看看一些電視節目，也可以吸收不少知識。不知道以後你購買廁紙的時候，會怎樣選擇？



興國

上世紀50年代，梅爾·布魯克斯和卡爾·雷納創作了一部喜劇，名叫《2000歲男子》。劇中的布魯克斯扮演一個2000歲的男子，他接受雷納一系列的訪問。其中一段是這樣的：

布魯克斯：我們講的是石頭語言。以石頭為本……在希伯來人說希伯來語之前的200年，那時便有石頭語言，講的都是石頭話。

雷納：你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嗎？

布魯克斯：可以。「噠，別把石頭丟向我！你拿那塊石頭幹什麼？趕快把石頭放下來！」

這是預言嗎？為何如今的香港竟然有那麼多年輕人都在丟石頭？說錯了嗎？年輕人丟的不是石頭，而是磚頭，而且不是撿到的石頭，是用鐵支把行人道上那美麗的磚頭挖起來的。這不是更可惡嗎？

磚頭，起先是用黏土燒製的，現在

石頭和磚頭

為了保護環境，而改用水泥等材料來製造了。不過，也可以用石頭打磨成長方形的磚頭。磚頭除了用來美化街道之外，更有大學用紅磚來建築，比如英國在維多利亞時期興建的大學便稱為「紅磚大學」。

香港歌手唱的歌曲中，有一首便叫《磚頭》，歌詞的前幾句是：「一種選票普世皆擁有/你在手上帶着磚頭/願意施予援手/或去狠狠批鬥/推手與劊子手/都等你這雙手/磚頭可拋向我/自信都擊破……」

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香港的年輕人開始使用磚頭作為語言？讓磚頭丟向警察，讓磚頭丟向那些光滑的玻璃窗？年輕人丟出的磚頭，擊碎的豈止是玻璃而已，擊破的是港人的一顆善良的心啊！

石頭與磚頭，原本是用來建設的，如今改變成破壞，磚頭和石頭如果有知，情何以堪！

百家廊

鍾情



范舉

有人說，一九九七年之後，已經沒有愛國學校和非愛國學校的分別了。所有學校都是愛國學校。這種說法，來自特區政府的教育局。教育局主持者，有一套想法和措施，是否是想消滅愛國學校？第一，他們要求愛國學校要聘用教育學院培養出來的教師，不能自行聘請教師。第二，所有學生要公開招收，特別是按照派位的機制招收。如此一來，愛國學校出了黃絲的教師和學生的問題，出現了學生參加了人鏈的運動和叫口號的問題。

最近，荃灣何傳耀紀念中學的十八歲中五學生曾志健，十月一日在荃灣地區襲擊警員，中槍受傷入院，目前已被控參與暴動及襲警罪。「何中」校董會的聲明，宣佈不會開除這個學生的學籍，並且對他的遭遇感到震驚；校董會聲明完全是非不分，結論更是黑白顛倒。

當然，誠如「聲明」中所說，曾志健只是一個青年，關心時局、積極參與不是壞事，就是犯了錯，也應給予重新出發的機會；「何中」校董會聲明不僅隻不提曾志健違法襲警的錯誤行為，反而更倒打一耙說什麼「不同意任何暴力，包括警方違規及越權的暴力，都必須予以譴責」。

校董會這種荒謬的言論，當然受到廣泛譴責。不可不知道，所謂校董會，是由教育局諮詢之後成立的。辦學團體雖然有機會建議人選，但最後掌握大局的是教育局的意向。很多愛國工商界都喜歡捐資辦學，教育局收到你的捐款，學校就用你的名字命名。最初的時候，捐資者的後人有機會成為校董會主席，再過十年左右，就不是了。

即使是辦學團體名義上仍然有個

校董會主席，但是校長和教師都是黃絲的話，校董會主席僅僅是「架步」持牌人，沒有決策權，但是要承擔一切政治後果。

何傳耀紀念中學的教師和校長，黃絲佔了主流，不開除學籍由校長早已經作出決定，校董會僅是被人利用作為橡皮圖章，很不幸，董事會主席胡經國先生也是出自愛國者家庭，這回成為了代罪羔羊。所以網上有人說，現在的黃絲學校，得到了教育局的撐腰，已經把行政長官架空了。馮敬恩，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，著名的暴力分子，正是何傳耀紀念中學「最出色」的校友，如果校友加入了校董會，後果可想而知。

拔萃女書院的學生，在特區政府舉行的國慶酒會上，每年都高唱國歌。許多人以為，這比愛國學校還要愛國。這間女書院回內地參觀，人數不少，十分積極，許多人都以為這間學校不會出現黃絲。錯了，這間學校的黃絲力量根深柢固，而且懂得扮嘢，懂得掩飾。在這次動亂之中，學校的女教師居然帶領學生上街參加動亂，並且有圖片刊登在報紙上。有一名男教師中槍致右眼受傷而且因為暴動而被捕，事後拒絕接受訪問。到了今年國慶，特區政府的酒會再不敢由拔萃女書院的學生唱國歌了，因為拔萃女書院的學生積極地參加了人鏈運動，並呼叫「五大訴求，缺一不可」的口號。

教育的效果是檢驗教育路線的試金石。不少人說，現在教育局還大讚通識教育是好東西，與董建華的說法對着幹。因此，不少人說，千萬不要用什麼的名字做學校的名字，更不要去當什麼校董會主席。否則成為是歷史罪人。校董會決策者不是你，但你要為歷史背上黑鍋。

徜徉在歌聲嘹亮的日子裡

大，晃晃蕩蕩，我顯得比較拘謹，連父親給的兩塊零花錢也被弄丟了。

然而，那唧唧上口、悅耳動聽的歌詞，讓我與「祖國」建立起親密的聯繫，心底升騰起一股自豪感；多年後，我頓悟到，這種情愫與詩人艾青當年在延安時的感情是一樣的：「一年三百六十天/看它三萬六千遍/因為它永遠在前進/時時刻刻改變模樣/因為我透過這個城市/看見了新中國的成長。」

聽父親不止一次地講起，國慶遊行和國慶遊園的場景。一九六九年的國慶節，八一禮堂前舉行盛大的國慶遊行，父親激動得睡不着，天未亮就起床了，和幾個同學相約去看，等上三四個小時也不覺得累。遊行從八一立交橋出發，沿途經過大觀園、泉城路，行至解放橋，方隊都是各行各業選出來的優秀代表，街上圍滿了人，喧喧嚷嚷。他的同學，一個叫「和平」，一個叫「國強」，後來他倆都圓了當兵的夢，家門上掛着「光榮人家」的牌子，頓感榮耀。而父親最難忘的是一九七七年的國慶遊園活動，為了湊上前去近距離地觀看節目表演，他把一隻鞋子都擠掉了。「那個時候，國慶節比春節還要熱鬧，好多人大聲地唱起《紅旗飄飄》、《我愛你中國》，非常感人。」父親憶道。

二零一五年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大閱兵儀式上，很多抗戰老兵都熱淚盈眶，注目，敬禮，舉起的右手，托舉起一個民族的偉大靈魂。滾燙的淚水中，有精神的意，也有對祖國的愛，忠誠不渝的愛啊！這種愛，一種意義，多種表達。我忘不了，一九七四年，葉嘉瑩踏上故土，重回祖國的那一刻，她一口氣寫下二千七百字的《祖國行》：「卅年離家幾萬里，思鄉情在無時已，一朝天外賦歸來，眼淚涕

淚心狂喜……」祖國，是溫暖的家，也是中華詩詞的靈魂居所；我忘不了，戰火紛飛的年代，殉難者與流亡者並行，教育事業卻是絃歌不輟，像齊邦媛的真實感發：「那是一個我引以為榮、真正存在過的、有骨氣的中國」；我忘不了，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重慶，傅斯年先是目瞪口呆，再方寸大亂，欣喜若狂，滴酒不沾的他抓起瀘州大曲，搖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軀奔向人群中……這一幕，無不令人動容，蘊藉着綿長的喜悅，和患難與共的複雜心緒。

原來，父親觀看遊行，是一種祝福；我參加合唱，也是一種祝福。在今天，國慶節沒有了過去那樣的熱鬧，但是，每每聽到那些熟悉的歌曲，我就難掩心中的情懷，看到「中國紅」的旗幟，滿心滿眼好像注入了神聖與莊嚴。——我知道，這是祖國母親的召喚，也是精神世界的皈依。不禁想起季羨林先生的內心獨白：「我一生有兩個母親，一個是生我的那個母親；一個是我的祖國母親。我對這兩個母親懷着同樣崇高的敬意和同樣真摯的愛慕。」讀到這裡，直教人落淚。

「我們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國，願你逆風起飛雨中獲得收穫，我們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國，這是兒女們期望的歌。」轉眼間，我已經走過三十四個春秋，祖國母親也迎來了七十歲生日，我血脈責張，又百感交集：「個人的痛苦與歡樂，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和歡樂裡；時代的痛苦和歡樂，也必須糅合在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一起。」

慢慢地回憶，輕輕地吟唱，讓秋風輪送，請白鴿護衛，由泉水伴奏，載着我美好的祝福，飛向遠方，飛向每個人的心裡——十月的祝福，永恒的摯愛，我們共同的中國夢！

《今宵多珍重》的情景

個版本所涉及的時空並非完全一樣，人物的行動和心態亦有不同。

國語版本歌詞的故事是：主人翁與其愛人在一個南風輕拂、月朦星稀、花香正濃的晚上話別。他們情意濃烈，緊偎親親，有說不盡的由衷情話。明天他們要分開了，所以他們只好暫且不明天的事，盡情戀着今晚，珍惜今晚。翌天晨曦來臨了，太陽好像來得太早，他們只好依依地分手，日後只得在夢中才可相見了。

至於廣東話版本的故事則是：主人翁與在殘紅亂舞的夕夕憶起當天與愛人邂逅的情景，令他不禁低下頭來，讓淚流披面。幸而今宵月色暗淡，不為情人所察。他開解自己地想：只要彼此相愛，實在不需相送。所以，他請愛人放下愁緒，好好地珍重今宵。不過，他其實心裡是知道二人即使有天重逢，也只會是匆匆的相聚。愛人在他的懷中埋怨為何他們的戀愛不為別人所容，跟着愛人無言地哭，令主人翁的心隱隱作痛。

我在文中指出這兩開歌詞無論是在寫景、寫情、寫戀人的反應、寫主人翁的感慨，都不約而同地有着李煜的《相見歡》的影子：「林花

謝了春紅 太匆匆 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 相留醉 幾時重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」。若以今宵的環境氣氛來看，國語版的《今宵》由「林花謝了春紅」變為「花香濃」。那天是一個吹着南風的夏天，月暗星稀，花香處處，南風恍如愛人般吻着他的臉。這段歌詞由氛圍到戀人的依偎給人一種黏黏糯糯的感覺，令我覺得場景的地點是在東南亞一個城鎮內似的。填詞人在環境氣氛之上有觸覺、視覺和嗅覺的描寫，層次豐富。不過，單看這一段對景象的描寫，卻令人看不出跟着的將會是一個開心的或是傷心的愛情故事，因為填詞人對景物的描寫過於客觀，沒有將主觀的感情融入景內。

粵語版的歌詞雖然沒有直接寫出今宵有風，但殘紅只可以被風吹起時才可亂舞，屬暗筆描寫。相比起國語版的詞，粵語版首段所描述的則只有眼前的視覺景象。不過，歌詞的第一個字——「愁」立即點題，令人知道應以哪種心情去聽這首歌，而「殘紅亂舞」亦注入了主人翁的主觀感情。因此，單是以畫面而論，是較有動感，亦能投射主人翁心亂如麻的情感。下星期再談兩名主人翁的心理感受和描寫。